

國朝學案小識
國朝漢學師承記

中華書局印行

國朝學案小識

四部備要

子部

上海中華書局據原刻本

校刊

桐鄉 陸費逵 總勘

杭縣 高時顯 輯校

杭縣 吳汝霖 監造

版權所有 不許翻印

序

近儒桐城姚氏曰孔孟之統必歸程朱者非謂朝廷之功令不敢違也。以程朱生平行己立身固無愧於聖門而其論說所關發上當於聖人之旨下合乎天下之公心使後賢果能篤信遵而守之為無病也。又曰宋之真儒得聖人之旨諸經略有定說元明守之著為功令士大夫維持綱紀遵守節義使明久而後亡其宋儒論學之效哉。旨哉斯言。程朱之為功於天下萬世即孔孟之有功於天下萬世也。尊程朱所以宗孔孟之道也。且夫道亙古今而不敝也。學所以範賢智而出於一也。由孔孟而來道亦幾經晦明絕續矣。賴有為之羽翼者相與講明而恪守之。七十二賢尚矣。江都昌黎間世相望至宋而呂張黃真魏諸公金華四子元之魯齋明之敬軒敬齋整庵以逮國初諸名賢遞相祖述所以啓迪人心昌明世運燭重昏而發豐蔀惟其皆以孔孟程朱之道為道以孔孟程朱之學為學故也。然而異端楊墨春秋時已有之。黃老於漢佛於漢晉六朝隋唐蓋自達摩來中國明心見性本來面目之說足以溷中庸未發之真而惑溺高明之士矣。宋張無垢用宗杲改頭換面之智始以佛說釋儒書矣。陸象山純作禪機反以聖傳自任。又假儒書以彌縫佛氏矣。術益精而說益巧。彌縫近理而大亂真。向非朱子無以犀照其姦也。迨明道一編朱子晚年定論之輯則又假朱子以彌縫佛氏矣。姚江提唱心學專主良知非聖無法。簣鼓一世末派直指心宗猖狂恣肆。猶幸困知之記學蔀之編砥柱中流如一髮引千鈞而其餘骸至國初未熄。太冲黃氏以名臣之子任文獻之宗手輯明儒學案宜如何廓清陰瞿力障狂瀾而乃袒護師說主張姚江門戶攬金銀銅鐵為一器猶夫海門夏峯也。辨黑白而定一尊不重賴繼起者大有人在。在乎我。

朝道統中天

君師立極頒發性理精義朱子全書升紫陽為十二哲二百年來各儒輩出庠序修明為元明所未有乃循習既久聰慧傑特之士厭常喜新則有崇訓詁而蔑繩檢以漢學小學凌駕宋儒者矣。言心性而遁元虛襲六經註脚邪論而顯背孔孟者矣。不守博文約禮誠明敬義之訓不知禮義廉恥之防世道人心流波莫挽有心者所為怒焉深憂也。我友善化唐敬楷先生秉承家學著述皆有關係兢兢於學術真偽之辨謂統紀必一則法度可明涂轍可端綜舉國朝講學諸儒次第甄錄首列傳道以清獻楊園梓亭清恪為正宗

其次湯文正以下十九人為異道得所翼而道不孤也。于北溪以下四十四人為守道得所守而道益明也。又次黃梨洲以下為經學許鄭賈孔皆道之支流餘裔也。卷末附心宗終焉。其蒐采未獲僅見他氏稱說者為待訪錄以俟補輯。共十四卷書成授維鐫讀之析之也精疑似不能亂辨之也確異說不得搖本其躬行心得之餘著為醇正謹嚴之論蓋純從衡道辨學起見而不參以愛憎黨伐之私者也。前後自序各案小序指示周詳聲情激越婆心熱血涌現行間先生不得已之苦衷至深且切矣。或曰此編出徒為言王學者集矢今王學勢已衰矣何亟亟於是。余謂今世言程朱者束於功令非其好也即好陸王亦高明之過無二子之本領氣魄也。顧惟一種似是而非議論務通朱王二家之郵最足滋後學之惑究其調停皆左袒也。至理無兩是正路無旁歧得是書分明別白而謬悠之說不掃而自退故斷斷不可少也。至經學卷內斥西河不錄於恕谷東原綿莊諸子黜其妄作而仍不沒所長亦考見是非得失之林也是書有學統之精嚴而不病其隘有學蔀之侃直而不涉於苛於以救陽儒陰釋之弊而存道脈之真其功正不小也。且安知夫自今以後不更有如先生者聞風興起而一再續輯以綿統緒於勿墜也。然則是書又安可以不急為刊布也。維鐫鐫味荒落懼終身為道外人承命之下爰撮其大凡書以為序。

道光二十五年小除夕愚弟橋李沈維鐫拜撰

學案小識敘

聖人之學格致誠正脩齊治平而已離此者畔道不及此者遠於道者也七十子皆從聖人受學而傳道者推顏曾其在顏子曰博文格致也曰約禮誠正脩也即博即約功分知行而候無先後也不遷不貳誠正也而格致存焉擇善弗失格致也而誠正存焉夫子於其問仁也曰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而復申之以非禮勿視聽言動蓋欲其知之明行之決絕去私欲盡還天理也厥後三月不違如有所立卓爾顏子之格致誠正何如哉其在曾子曰以文會友格致也曰以友輔仁誠正脩也即文即行學有切磋而道無內外也任重道遠知之至矣而誠正可知也忠信傳習誠之至矣而格致可知也夫子於其曰省之也曰吾道一以貫之曾子舉以告門人曰忠恕而已矣蓋恐學者以空虛求一貫不以真實求一貫妄認本體而忘工夫也使之盡己推己精察而力行之以馴至於反身而誠則一理渾然而泛應曲當也格致誠正固如是也夫學聖賢者未有不由格致誠正而得者也若別有捷徑宗旨則顏子才高聖人當化之以速而何循循然博文約禮是誘循有欲罷不能欲從末由之歎也曾子質魯聖人當教之以易而何以兢兢然不忠不信不習是省猶有如臨深淵如履薄冰之召也子思子受之曾子爰以傳之孟子孟子之知言格致也養氣誠正也集義則格致誠正之實脩真積不襲取於外也故曰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勿正者未發之中也勿忘者不睹不聞之戒慎恐懼也勿助長者知致而後意誠意誠而後心正心正而後身脩身脩而後家齊國治天下平也擴而充之即此物也此孟子之學孟子之傳也閱秦而漢而唐而宋而歷六朝之陵韓子以及伏鄭孔賈諸儒前後羽翼得以稍稍不墜然歷六朝之陵替五代之淆亂孔孟之道不絕者如髮矣天未喪斯文也至宋生濂溪周子中州二程子又橫渠張子楊游尹謝諸子道之明已如日麗天中矣朱子起於數十年之後師事延平得程子之嫡傳以大學之綱領條目示學者為學次第以中庸天道人道明孔門傳授心法以居敬窮理為尊德性道問學功夫集諸子之大成救萬世之沈溺其心其道何異於顏曾思孟哉後之學者循其次第如何格致如何誠意如何正心脩身博學審問慎思明辨而篤行之由忠恕以至一貫亦復何可限量而乃朝謁師而夕思入道夜入定而日言明心貪便喜捷世態有然而學術亦有然也矜奇鬪巧人情多變而學術亦多變也於是新建者援象山之異揭良知半語為宗旨託龍場一悟

學案小識 敘

為指歸本立地成佛謂滿街都是聖人大惑人心愈傳愈謬踰閑蕩檢無所顧忌天下聞風者趨之若鶩駸駸乎欲視程朱矣生其後者烏可不挽之於狂瀾拯之於胥溺而任其猖狂恣肆使斯世盡入榛莽哉夫學術非則人心異人心異則世道漓世道漓則舉綱常倫紀政教禁令無不蕩然於詖辭邪說之中也豈細故耶欣逢聖朝昌明正學崇獎斯文特示優隆重加尊奉朱子升附十哲之次誠千載一時億萬禩學統人心之所係也宜乎真儒躍起辨是非非掃新奇而歸蕩平去歧趨而入堂奧還吾程朱真途轍即還吾顏曾思孟真授受更還吾夫子真面目界限清而後所知定隄防密而後所守嚴志趨堅而後所行篤踐履實而後所立卓真儒之為真以此夫學之所以異道之所以歧儒之所以不真豈有他哉皆由不識格致誠正而已習空談者索之於昭昭靈靈而障於內守殘編者逐之於紛紛藉藉而蔽於外斯二者皆過也今夫禮樂兵農典章各物政事文章法制度數何莫非儒者之事哉然當以若大經綸蓄之懷抱不當以賸餘糟粕誇為富強朱子曰盈天地間千條萬緒是少人事聖人大成之地千節萬目是少工夫惟當開拓心胸大作基址須萬理明澈於胸中此心與天地一體然後可以語孔孟之樂須明古法度通之於當今而無不宜然後為全儒而可以語治平事業須運用酬酢如探囊中而不匱然後為資之深取之左右逢其原而真為己物朱子之博蓋博於內而不博於外也孟子萬物皆備於我之謂也聖人之言典章也莫大於顏子之問為邦曰夏時殷輅周冕韶樂曰放鄭聲遠佞人是必有順天應人長治久安大經濟大功業以運用於兩間豈惟推天文考輿服講求樂律而已哉其言政事莫大於哀公之問政曰達道五行者三曰九經行之者一是必有事親知天明善誠身真本原真學問以彌綸於無際豈惟考官祿別等差講明禮節而已哉沾沾焉辨論於粗迹者不知聖人之學也外之故也中庸曰成己仁也成物知也性之德也合外內之道也故時措之宜也治國平天下之事豈在外哉不障於內不蔽於外惟格致誠正者能之蒙是編自平湖陸先生始重傳道也有先生之辨之力而後知陽明之學斷不能傳會於程朱有先生之行之篤而後知程朱之學斷不能離格致誠正而別為宗旨有先生之扶持輔翼於學術敗壞之時而後知天之未喪斯文有宋之朱子即有今之陸先生也與先生同時諸儒以及後之繼起者間多不及先生之純而能遵程朱之道則亦先生之心也他若指歸特異不守朱子家法則當分別錄

之不泯其本末不掩其瑕瑜俾後之觀者於以見得失之林焉是豈
得已者乎吁人受天地之中以生有是性卽有是理有是理卽有是
意知心身孰不可以希賢孰不可以作聖而惟工夫之不密以至本
體之莫充則何若從事夫朱子之存省克治居敬窮理以馴至於誠
而明豁然而貫通也是則所當共勸也矣道光二十五年孟夏月小
岱山人唐鑑

學案提要

傳何由而得其道乎曰孔孟程朱道何由而傳得其人曰述孔孟程朱述孔孟程朱何由而述謂之傳乎曰孔孟程朱之道晦而由斯人以明孔孟程朱之道廢而由斯人以行孔孟程朱之道何由而述明述行乎曰辨之嚴異說不能亂行之力同志服其真雖未必遽能大明與行而後之學者可由是而進於明進於行也則謂之明可謂之行可謂之傳可然而斯人也或千載一見或數百年一見或百年數十年一見或一人見而數人隨之見或見僅止一人故傳之者少而亦未嘗絕伊川表明道先生之墓也曰周公沒聖人之道不行孟某死聖人之學不傳道不行百世無善治學不傳千載無真儒無善治士猶得以明乎善治之道以淑諸人而傳諸後無真儒則天下賢智焉莫知所之人欲肆而天理滅矣是說也吾於朱子之生起而幸之吾尤於薛胡二先生之歿引而傷之蓋明自正嘉以後講新建者大肆狂瀾決破藩籬踰越繩檢人倫以壞世道日漓邪說誣民充塞仁義逮及鼎革託爲老師宿儒者尙欲以詭淫邪遁淆亂人心傷何如哉孟子曰吾爲此懼閑先聖之道距楊墨放淫辭邪說者不得作夫孟子豈可復生哉世有欲正人心以熄邪說者即謂之孟子可也即謂之朱子可也道之傳也非斯人其誰與歸述傳道

傳道者少未嘗不爲道憂翼道者衆又未嘗不爲道喜非翼道之重於傳道也翼之則道不孤矣道不孤則亂道者不能奪其傳矣不能奪其傳而後統紀可一法度可明學術正而人心端教化肅而風俗美人道與天道地道並立矣然則道之傳也傳者傳之翼者亦相與傳之也昔者吾孔子之講學洙泗也以大聖人之德之道統承堯舜禹湯文武周公而集其大成而及門從遊者有顏曾冉卜七十諸賢且以賢聖之孫繼起而紹述之而閱百餘年楊墨爭鳴衍儀橫議賴有孟子奮其至大至剛之氣辨論於黑白淆亂之中而後吾夫子授受之真傳得以萬古不墜朱子起千載之下承二程之遺緒率四子書以詔後學時則有若南軒東萊諸同志咨詢辨難又有若季通勉齋諸門人往復商確可謂極麗澤之盛幾乎踐東魯之遺軌矣然而詆之者旋起逐之者至欲加以禍道學大爲厲禁不亦危哉由是觀之吾之所憂者未容已而所喜者亦幸而已今夫彌綸天地終古無所損終古無所益者非道也乎傳與翼安足爲有無乎然而天地非人不立道非人不存人顧不重乎哉孔子尙矣曾子思孟子尙矣朱子又豈易得耶敬夫張子伯恭呂子又豈易得耶孔子曰聖人吾

不得而見之矣得見君子者斯可矣蓋慨乎其言之憂何如哉述翼

道天下之患莫大於不顧防檢不敦節概不修禮義廉恥不遵規矩準繩破廉隅而趨異便棄閑範而就奔馳容悅以爲恭婢媚以爲敬揣摩以爲智遷就以爲才委蛇以爲識時務和同以爲近人情飾詐巧以固恩權假聲華而延名譽揚揚自得而不以爲可惡赫赫陵人而不以爲可悲俾天下進者退者居者行者尊者卑者老者少者賢者焉莫知其所以然紛紛焉並莫知其所以不得不然喪其所固有而亡其所本來審若是也道不幾絕乎而幸也天下有守道之人也而惜也天下有守道之人而人多不知也然而其人在也或當時蔽之而閱時則章矣或當時沮之而窮巷則達矣或流俗惡之而高賢則尙矣或功利詞章輩疏之而道義交則親矣何也所守與時異也今夫救時者人也而所以救時者道也正直可以懾回邪剛健可以禦強梗莊嚴可以消柔佞端慤可以折侵侮和平可以息橫逆簡易可以綜繁賾抱仁戴義可以淑心身周規折矩可以柔血氣獨立不懼可以振風規百折不回可以定識力守顧不重乎哉吾每得一人焉未嘗不正襟而起敬端坐而緬思也雖其人已往而其流風餘韻愈久而愈真炳炳焉在天地間也詩曰雖無老成人尙有典型其斯之謂歟述守道

道歷千古之變而未嘗墜而自有秦氏之焚書則幾乎墜矣漢之興也羣經復出假令有能明道者生於其間則學術真而統紀一何至各立門戶迄無指歸而其相爲授受者又大要解說辭意綜核度數而已哉然而典籍云亡編簡散佚老師宿儒各得一說以傳於天下說雖不同而經未嘗不由是以存也於斯時也易有施孟梁邱書有歐陽大小夏侯詩有魯齊燕禮有劉向高堂生后蒼春秋有公羊穀梁鄒氏夾氏此皆專門名家最初之師也厥後支分派演愈推愈廣歷千有餘載而至於今考古者必溯其源言師者必從其朔得其一字一句遺藁而旁獵之或數十百言或數千百言曼衍而無所底止而考證之學遂爭鳴於天下蓋穿鑿傳會亦在所不免也然如天文地理音學算學等事則於古爲精今夫經也者聖人之至文也聖人之至聖人之至道也聖人之至道人人之至道也得人人之至道以求經而經傳經傳而聖人之道亦傳孟子之後傳聖人之道以存經者朱子一人而已矣其他則大氏解說辭意者也綜核度數者也乃或以辭意之別於今度數之合乎古遂至矜耀以爲得所未得而反

厭薄夫傳聖人之道以存經者是其所以自處亦太輕矣秦人有敬其老師而慢其師者或問之曰老師衣紫師衣褐或曰然則非敬其老師也敬紫也今之遵漢經師而詆朱子者是亦敬紫之類也又爲足與校哉述經學

無善無惡之說倡天下有心而無性矣有心無性人非其人矣世安得不亂哉及其亂也而究其所由來歸罪於學術則亦晚矣君於明季未嘗不嘖嘖俯仰而重有感焉天下事由前觀之未必知禍之烈如此其極由後觀之恆懷懷於其禍之極而莫可復追也士君子盱衡往跡俯念未來未嘗不歎前乎此者之可鑒後乎此者之可戒也則學業之所謂心宗者吾烏能忘於懷乎今夫心不可恃而恃之以性性不可憑而憑之以物大學所以先於格物也子臣弟友物之最著者也性之最切者也是庸言庸行亦良知良能也仁義禮智物之最初者也卽性之最真者也是至隱至曲亦至大至廣也聖人之所以檢察夫心者此也擴充夫心者此也豈索之於空而聽知覺之昭昭靈靈乎聽知覺之昭昭靈靈而空以待之恐性天路絕而欲得所據矣欲得所據謂之無善誠然謂之無惡自欺甚矣且恐惡念大來不至於禽獸不止是以天泉一會爲陽明之學者推闡師說各逞所欲各便所私此立一宗旨彼立一宗旨愈講愈誕愈肆愈狂愈名高而愈無禮淪淪流蕩無所底極而人心亡矣人心亡世教裂而明社亦遂墟矣有徵君孫先生者與鹿伯順講學於明者也入

國朝年已七十遁影韜形枯槁以終其身宜矣而乃移講席於蘇門山仍以其舊聞號召天下是亦不可以已乎幸而稼書楊園諸先生起而辨之而天下灼然知心學之非正也是亦稍足以舒吾懷云爾

述心宗

學案小識卷首

敘

目錄

學案提要

卷一

傳道學案

陸稼書先生

張楊園先生

卷二

傳道學案

陸桴亭先生

張孝先先生

卷三

翼道學案

湯潛庵先生

顧亭林先生

張蒿庵先生

王而農先生

胡石莊先生

張武承先生

卷四

翼道學案

魏環極先生

李二曲先生

竇靜庵先生

張秋紹先生

汪雙池先生

朱可亭先生

王白田先生

卷五

翼道學案

蔡梁邨先生

雷翠庭先生

江慎修先生

陳榕門先生

韓理堂先生

姚姬傳先生

卷六

守道學案

于北溟先生

魏貞庵先生

李厚庵先生

陳說巖先生

劉直齋先生

汪星溪先生

曹陶庵先生

李公凱先生

李開章先生

党冰壑先生

陳滄洲先生

熊敬修先生

陳確庵先生

卷七

守道學案

楊賓實先生

耿逸庵先生

李恆齋先生

蔡葛山先生

方靈皋先生

趙松伍先生

卷八

守道學案

孫懿齋先生

朱湘淘先生

趙玉峯先生

嚴佩之先生

王任庵先生

陸朗夫先生

閻懷庭先生

劉宣人先生

范彪西先生

許西山先生

陳定齋先生

陶視庵先生

彭一庵先生

王懷三先生

卷九

守道學案

陰靜夫先生

錢南園先生

童寒泉先生

孟瓶庵先生

向荆山先生

郭春山先生

劉寄庵先生

李復齋先生

謝退谷先生

夏用九先生

戚仲蘭先生

卷十

待訪錄

應潛齋先生

張贊山先生

刁蒙吉先生

徐青牧先生

張尙若先生

謝約齋先生

周好生先生

張玉甲先生

張警庵先生

徐畫堂先生

申孚孟先生

俞存齋先生

潘鐵廬先生

田梁紫先生

曹厚庵先生

沈位山先生

李簡齋先生

朱梅崖先生

學案小識 目錄

任東潤先生 高紫超先生
高彙旃先生 顧庸庵先生
彭□先生 王豐川先生
馮梅鷟先生 吳與巖先生
蔡溪巖先生 馬二岑先生
白含貞先生 張爾晉先生
陸翼王先生 王石隱先生
蕭文超先生 彭古愚先生
秦定叟先生 譚東白先生

待訪錄

沈□先生 劉伯繩先生
威寒溪先生 江藥園先生
凌淪安先生 沈石長先生
何商隱先生 張岵瞻先生
陳古民先生 祝人齋先生
冉燁庵先生 王介祺先生
李禮山先生 王仲穎先生
馮周溪先生 尹元孚先生
黃崑圃先生 黃玉圃先生
陳元熙先生 殷夢五先生
趙仁圃先生 岳小瀛先生
法鏡野先生 羅臺山先生
姜雲一先生 李十洲先生
曾受一先生 王能愚先生
余存吾先生 劉端臨先生
卿滋園先生 李申耆先生

卷十二 經學學案

黃梨洲先生 朱愚庵先生 陳長發附
梅定九先生 王寅旭先生
閻百詩先生 胡東樵先生
胡樸齋先生 萬充宗先生 第季野附
錢飲光先生 王山史先生

喬石林先生 魏念庭先生
張敦復先生 李恕谷先生
惠元龍先生 子仲儒孫定宇附
陳泗源先生 查初白先生
李天生先生 余仲林先生
胡滄曉先生 威庸三先生
焦廣期先生 張彝歎先生
俞右吉先生 諸襄七先生
李耜卿先生 沈冠雲先生
吳中林先生 蔡仁錫先生
臧玉林先生

卷十三

經學學案

顧震滄先生 沈東甫先生
薛青州先生 邵□先生
徐□先生 張宏蘊先生
嚴□先生 王九溪先生
馬宛斯先生 晏一齋先生
沈子大先生 王介山先生
潘補堂先生 程綿莊先生
趙易門先生 浦潛夫先生
任後山先生 沈克齋先生
汪默庵先生 林澤雲先生
魏□先生 牛真谷先生
楊符倉先生 張天隨先生
吳易堂先生 梁□先生
吳宥涵先生 王若霖先生
陳仲夔先生 嚴贊成先生
范衡洲先生 姜石貞先生
顧古湫先生 任鈞臺先生
徐□先生 徐健庵先生
秦樹峯先生 張仲嘉先生
姜上均先生 陸坡星先生

卷十四

經學學案

劉華岳先生

葉書山先生

顧星五先生

邱近夫先生

劉雲翼先生

郇□□先生

曹六吉先生

沈椒園先生

程春臺先生

陳亦韓先生

程易疇先生

周懸著先生

程是庵先生

崔南有先生

陳文裕先生

杭董浦先生

吳山夫先生

胡竹軒先生

朱竹君先生

錢辛楣先生

顧景范先生

全謝山先生

武虛谷先生

顏習齋先生

吳託園先生

盧紹弓先生

劉滄嵐先生

周□□先生

范庸齋先生

潘龍庵先生

戴東原先生

都乾文先生

桑敦甫先生

崔東壁先生

待訪錄

張皋文先生

金榮齋先生

王鳳喈先生

孔龔軒先生

任木田先生

臧拜經先生

汪容甫先生

許月嵐先生

卷末

心宗學案

張仲誠先生

潘用徵先生

趙寬夫先生

待訪錄

邵念魯先生

魏蓮陸先生

張天民先生

張瑤星先生

康一峯先生

彭尺木先生

學案後序

卷一目錄

傳道學案

陸稼書先生

張楊園先生

學案小識卷一

傳道學案

平湖陸先生

先生諱龍其字稼書歷官御史勵志聖賢博文約禮由洛閩而上迨
沂究嘗謂聖門之學雖一以貫之末有不從多聞多見入者欲求聖
學斷不能舍經史又謂今之論學者無他亦宗朱子而已宗朱子爲
正學不宗朱子即非正學董子云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
絕其道勿使並進後統紀可一而法度可明今有不宗朱子者亦
當絕其道勿使並進後統紀可一而法度可明今有不宗朱子者亦
衷朱子每讀一句必反覆玩味俟其貫通然後及下句用力可謂勤
矣而其後自序曰去取都未能當有先儒見之語讀之若無病而實
實開學問之得失者不知取也亦有先儒一時之言讀之若無病而實
或載而不詳者此本亦竟闕如又有兩說互異當存疑而輒輕斷當
畫一而務並存每取而覆視之輒輟然於心欲遂棄之則又念其會
用數年之力於此不忍便置且欲因此自知其陋鑒於前者或於於
後也先生之於學也思之慎而辨之明得之深而言之切其太極論
曰論太極者不在乎明天地之太極在乎明人身之太極明人身之
太極則天地之太極在是矣先儒之論太極所以必從陰陽五行天
地生物之初言之者惟恐人不知此理之原故溯其始而言之使知
此理之無物不有無時不然雖欲頃刻離之而不可得也學者徒見
先儒之言陰陽五行言天地萬物廣大精微而不從我身切實求
之則豈前賢示人之意哉夫太極者萬物之總名也在天則爲命在
人則爲性在天則爲元亨利貞在人則爲仁義禮智以其有條而不
紊則謂之理以其爲人所共由則謂之道以其不偏不倚則謂之中
以其真實無妄則謂之誠以其純粹而精則謂之至善以其至極而
無以加則謂之太極名異而實同也學者誠有志乎太極惟於日用
之間時時存養時時省察不使一念之越乎理不使一事之悖乎理
不使一言一動之離乎理斯太極存焉矣其寂然不動是即太極之
陰靜也感而遂通是即太極之陽動也感而復寂寂而復感是即太
極之動靜無端陰陽無始也寂然之中而感通之理已具感通之際
而寂然之體常存是即太極之體用一原顯微無間也分而爲五常
發而爲五事布而爲五倫是即太極之陽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
也以之處家則家齊以之處國則國治以之處天下則天下平是即

太極之成男成女而萬物化生也合吾身之萬念萬事而無一非理
是萬物統體一太極也即吾身之一念一事而無一非理是一物各
具一太極也不越乎日用常行之中而卓然超絕乎流俗是太極之
不離乎陰陽而亦不離乎陰陽也若是者豈必遠而求之天地萬物
而太極之全體已備於吾身矣由是以觀天地則太極之在天地亦
若是而已由是以觀萬物則太極之在萬物亦若是而已天地萬物
浩浩茫茫測之不見其端窮之莫究其量而莫非是理之發見也莫
非是理之流行也莫非是理之循環而不窮也高明博厚不同而是
理無不同也飛潛動植有異而是理無異也是理散於萬物而萃於
吾身原於天地而賦於吾身是故善言太極者求之遠不若求之近
求之虛而難據不若求之實而可循故周子太極圖說雖從陰陽五
行言之而終之曰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立人極焉其示人
之意亦深切矣又恐聖人之立極非學者可驟及也而繼之曰君子
脩之吉脩之爲言擇善固執之謂也而朱子解之又推本於極以爲
能敬然後能靜虛動直而太極在我嗚呼至矣先儒之言雖窮高極
深而推其旨不過欲人修其身以治天下國家焉耳學者慎無驚太
極之名而不知近求之身也其學術辨曰陽明以理之實而託於儒
其流害固不可勝言矣然其所以爲禪者如之何曰明乎心性之辨
則知禪矣知禪則知陽明矣今夫人生之生也氣聚而成形而氣之精
英又聚而爲心是心也神明不測變化無方要之亦氣也其中所具
之理則性也故程子曰性即理也邵子曰心者性之郛郭朱子曰靈
處是心不是性是心也者性之所寓而非即性也性也者寓於心而
非即心也先儒辨之亦至明矣若夫禪者則以知覺爲性而以知覺
之發動者爲心故彼之所謂性則吾之所謂心也彼之所謂心則吾
之所謂意也其所以滅彝倫離仁義張皇詭怪而自放於準繩之外
者皆由不知有性而以知覺當之耳何則既以知覺爲性則其所欲
保養而勿失惟是而已一切人倫庶物之理皆足以爲我之障而惟
恐其或累宜其盡舉而棄之也陽明言性無善無惡蓋亦指知覺爲
性也其所謂良知所謂天理所謂至善莫非指此而已故其言曰佛
氏本來面目即我所謂良知又曰良知即天理又曰無善無惡乃
所謂至善雖其縱橫變幻不可究詰而其大旨亦可睹矣充其說則
人倫庶物固於我何有而特以束縛於聖人之教未敢肆然決裂也
則又爲之說曰良知苟存自能酬酢萬變非若禪家之遺棄事物也
其爲說則然然學者苟無格物窮理之功而欲持此心之知覺以自

試於萬變其所見爲是者果是而所見爲非者果非乎又況其心本以爲人倫庶物初無與於我不得已而應之以不得已而應之心而處夫未嘗窮究之事其不至於顛倒錯謬者幾希其倡之者雖不敢自居於禪陰合而陽離其繼起者則直以禪自任不復有所忌憚此陽明之學所以爲禍於天下也涇陽景逸深懲其弊知夫知覺之非性而無善無惡不可以言性其所以排擊陽明者亦可謂得其本矣然其學也專以靜坐爲主則其所重仍在知覺雖云事物之理乃吾性所固有而亦當窮究然既偏重於靜則窮之未必能盡其精微而不免於過不及是故以理爲外而欲以心籠罩之者陽明之學也以理爲內而欲以心籠罩之者高顧之學也陽明之病在認心爲性高顧之病在惡動求靜我觀高子之論學也言一貫則以爲入門之學言盡心則以爲盡心然後知性言格物則曰知本之謂物格與程朱之論往往齟齬而不合者無他蓋欲以靜坐爲主則凡先儒致知窮理存心養性之法不得不爲之變易夫靜坐之說雖程朱亦有之不過欲使學者動靜交養無頃刻之離耳非如高子困學記中所言必欲澄神默坐使呈露面目然後有以爲下手之地也由是觀之則高顧之學雖箴砭陽明多切中其病至於本原之地仍不能出其範圍豈非陽明之說浸淫於人心雖有大賢不免蹈其弊乎吾嘗推求其故天下學者所以樂趨於陽明而不可遏者有二一則爲其學者可以縱肆自適非若程朱之履繩蹈矩不可假借者也一則其學專以知覺爲主謂人身有生死而知覺無生死故其視天下一切皆幻而惟此爲真故不賢者既樂其縱肆而賢者又思求其無生死者此所以羣趨而不能舍嗚呼縱肆之不可易明至於無生死之說則真禪家之妄耳學者取程朱陰陽屈伸往來之論潛心熟玩焉其理亦彰彰矣奈何不此之學爲彼之是惑乎先生此辨可謂拔其本而窮其源矣觀先生積誠勵行學聖不已自修身正家以及治官立朝動準古人罔有闕失儼然程朱之氣象亦卓然程朱之事爲學程朱如先生則亦程朱也矣豈獨如之而已哉夫以程朱之道成己即以程朱之道成人見有叛於程朱爲世道人心害者竟隱忍而不置一詞乎是必不能者也孔子絕異端斥隱怪孟子距楊墨放淫辭皆此意也豈好辨哉先生初授嘉定令見其俗尚侈靡豪富暴橫而積逋動以萬計數曰民不輸賦大率以貧也其所以貧風俗爲之也一以鋤豪強抑胥吏禁奢汰變風俗爲主犯者必拘能自新者與之爲善二年而邑大治以盜案落職耆老士紳悉詣督撫爲辨卒莫省里民刻

木爲位旌幢鼓吹迎歸以祠者日數輩凡兩月乃已會總憲魏公抗章言先生寃並疏舉廉吏得旨復原官補靈壽知縣縣於真定最爲瘠瘠俗強悍善鬪輕生先生曰民富而可以教輕生之習禁令尤嚴然未盡絕民貧而不知義也嘉定可使富而不及爲靈邑又非嘉定比奈何力言於上官非大恤民力不可於是舉派運之苦民者力爭而去之於開墾之益民者偏曉而導之適巡撫于公咨訪利弊先生遂條陳六事一曰緩征宜請二曰墾荒宜勸三曰水利當興四曰積穀宜廣五曰存留宜酌復六曰審丁不宜求益額遇荒賑濟躬爲部署驅馳山谷夜以繼日府檄發限單不許踰額先生不顧率盡散之以工部尚書張公敦復左都御史陳公說嚴兵部侍郎李公厚庵禮部侍郎王公吳廬交章論薦奉旨行取御史臨行邑民攀留如去嘉定時補四川道試監察御史上疏言畿輔民情蓋親睹小民疾苦不敢不上聞也論奪情篤人倫也請速停保舉承閉先用重官箴也而當時惡先生者執爭議蠲納保舉爲遲誤軍需擬革職得恩原有及試俸滿以改調歸既歸屏居柳口足跡不入城市閉戶食貧讀書課子先是嘉定罷歸洞庭席君者嘗延至家塾至是復懇延先生欣然往與學徒講習不倦臘月歸偶感寒疾遽卒四方學者聞之莫不盡傷嘉定之民相率而來哭者踵相接也厥後九重念其端方廉潔召主文衡而溘然謝世者已經歲矣先生之學以居敬窮理爲要謂窮理而不居敬則玩物喪志而失於支離居敬而不窮理則將墮見聞空善惡其不墮於佛老以至於師心自用而爲猖狂恣睢者鮮矣故既著學術辨三篇又與秦定叟李子喬臧介子湯潛庵范彪西諸先生書往復辨論箴陽明白沙之病且以懲涇陽景逸之偏洞悉秋毫顯微無間非至誠至明安能若是是以篤實光輝所過者化在靈壽時集諸生講四子書諄諄於義利邪正之辨彙爲松陽講義百餘篇其言曰今之爲世道計者必自羞乞播賤壘斷闢佛老黜陽儒陰釋始性孝友迎養封公於嘉署定省溫清備極肫篤以奉薦入都不獲視舍殮爲恨服闋不忍肉食少壯時能飲酒不亂後以仲弟有酒過遂絕飲冀以化之未幾仲歿遂終身不飲居常容止整敬一言一動皆有法度家故貧及登仕籍貧益甚前輩講學之書未經見者輒賃衣易之雖哺粟不繼不顧也爲令時上官有欲招致門下者堅執不允用是失權又嘗以公事至都門政府欲一